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七回 車走雷聲香塵一瞬 酒酣奇氣名士高吟

且說方幼憚聽了厚卿言語，著急道：「我的口才本不如你，上海又是初到，你既不肯為力，我是更沒有指望的了。」厚卿道：「並不是我不肯出力，實在現在上海堂子中的信人□分歪撇，非但敲竹槓、砍斧頭，不肯放鬆一點，你就是花了整千整萬的銀錢在他身上，不說一個好字。何況你的銀票已經到了他的手中，要再去挖他的出來，是休想的了。不如歇了這個念頭罷！」幼憚更加著急，厚卿道：「你著急也無用，還是慢慢的想法。」忽聽張書玉冷笑了一聲，向厚卿說道：「倪堂子裡向格人末才是勿好格，唔篤客人用脫仔洋錢也勿犯著，像煞耐劉大少勒倪面上，勿知用脫仔幾化洋錢，耐倒自家摸摸良心，倪阿曾敲過歌耐哈格竹槓？」厚卿道：「我是說的別人，沒有說你。你既沒有敲過我的竹槓，為什麼要你這樣多心？」書玉愈加不依道：「實梗說起來末，倪直頭敲仔耐格竹槓哉，阿要熱昏！」厚卿也打著蘇白回答他道：「倪是昨日仔夜裡向發仔一個大昏，直到今朝故歇辰光還勒轉來格勒。」書玉聽得厚卿取笑，便急了，連忙瞪他一眼，趕過來要擰厚卿的嘴，道：「你阿要瞎三話四哉，倪要撥生活耐吃格囉！」厚卿哈哈的笑道：「我的生活，你昨天還沒有曉得麼？」書玉更加不好意思，紅著臉，狠狠的把手在厚卿大腿上擰了兩把，擰得厚卿叫聲「阿唷壞」，直立起來。幼憚也覺好笑。書玉卻才住手不擰，走了開去，口中還自咕嚕著，自去梳頭。

幼憚終是無精打采的納悶。厚卿道：「你心中不快，倒要出去散散，我們還是在此吃過了飯，到張園去走走，還可解解你的氣悶。」幼憚也無可不可的。

厚卿看表時，已是□二點三刻，便開一桌菜單，叫相幫到雅敘園去吃一樣糟溜魚片，一樣溜雞丁，一樣炸丸子，一樣粉蒸肉。並火腿蛤蜊湯，要兩壺酒。不多一刻，菜已送來，便與幼憚對坐小酌。張書玉梳完了頭，也來斟了兩杯酒，坐在旁邊。

幼憚叫他同坐，書玉推辭道：「倪吃飯還有一歇勒，方大少先請末哉。」幼憚本來量淺，又是喝的悶酒，不多幾杯便覺有些醉意。厚卿見他面上已有酒意，也不勸他，便叫盛飯上來。兩人吃完，又停一會，約有三點餘鐘。叫相幫去叫馬車，因書玉也要同去，多叫了一部。

當下厚卿、幼憚同車，書玉獨坐一車，向張園而來。進了園門，馬夫照例加緊一鞭，如飛疾駛，至大洋房門口停下。厚卿、幼憚同下車來，書玉還未下車，只聽馬蹄聲響，一部亨斯美自拉馬車，風一般的跑來，也到安埭第停下。眼光一瞥，早跳下一個美少年，攜著一個絕色信人。那少年身穿湖色熟羅□行綿襖，外罩玄色漳緞馬褂，生得細腰窄背，白面朱唇，氣概非常，丰儀出眾，眉目之間別有一種英爽之氣，咄咄逼人。那信人生得秋水為神，瓊瑤作骨。凌波微步，何殊洛浦驚鴻；嫵娜依人，不數漢家飛燕。姿容妍媚，舉止大方，穿一件白緞子繡花夾襖，頭上不多幾件釵環。只在厚卿、幼憚眼前一閃，便先進安埭第去了。幼憚、厚卿覺得眼中從未見過這般人物，暗暗歎羨。張書玉更看得呆在一旁，直至厚卿同幼憚進去一會，回頭不見書玉，厚卿復身出來尋他，方見書玉立在門旁，好似想著什麼心事一般。

厚卿問他為什麼還不進去，可是等什麼人？書玉才被提醒，忙道：「倪勿是等哈信人，像煞唔篤還勒進去，所以勒浪看看。」遮掩過了。隨同著厚卿走進大洋房，揀了一張桌子，泡茶坐下。

幼憚卻想剛剛馬車上坐的美少年□面熟，滿腹想不出這個人來，便又留心看他，卻卻回過頭來，見他同著那絕色信人同坐在斜對一張桌上，真是和璧隋珠，珊瑚玉樹，交枝合璞，掩映生輝。

正在細細打量，只見又走進一個信人，朝著幼憚略略點了點頭，卻叫了厚卿一聲。原來就是陸蘭芬，竟不坐下，一直走了過去，忽回頭見了那少年，蘭芬登時滿面堆歡，叫了一聲「二少」。那少年也含笑招呼，招他坐下。蘭芬便坐在那少年身旁一張椅上，那絕色信人也招呼了蘭芬一聲，蘭芬竟和那少年密切長談起來。方幼憚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又不好發作出來，眼睜睜的看著他。不到半點鐘時，只見那少年立起身來，同著蘭芬三人從右邊轉出，一面談笑，一面慢慢的緩步往彈子房一帶去了。

蘭芬臨去，頭也不回一回，直把一個方幼憚氣得口呆目瞪，無可如何。劉厚卿卻被別個朋友邀在隔壁一張桌上談心，不曾理會。張書玉也閒步往彈子房去了。只剩幼憚一人，無人可說，就如泥神土佛一般坐著。好容易劉厚卿走了回來，不見了張書玉，忙問書玉他們那裡去了！幼憚回答不知。厚卿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是回去的時候了，書玉怎不見來？」便惠了茶鈔，同幼憚出來，尋到老洋房照相處，都不見書玉的蹤影。厚卿說聲「奇怪」，回身要到彈子房去尋他。剛走到門口，劈面遇見方才少年同著蘭芬出來。蘭芬似欲招呼，早已擦肩過去。隨後張書玉跟著出來，見了厚卿才立住了腳。厚卿對書玉道：「時候已經不早，快些回去罷。」張書玉一言不發，似乎有些不耐煩的意思，同厚卿走到前邊。馬車早已等了多時，三人登車回去。

兜了幾個圈子，回到新清和來，相幫送上兩張請客票頭，一張是金詠南請到迎春坊花琴舫家，一張是祝華封請到兆貴里張月紅家。金詠南的是七點鐘，祝華封的是八點鐘。厚卿便向幼憚道：「這兩個既來請我，必定也要請你，想是票頭髮到陸蘭芬那裡去了，你就少停同我一淘去可好？」幼憚想來不錯，便無別話。

厚卿因在嫖賭場中久了，已有了煙癮，躺下炕去吃煙。幼憚和他對面躺著。張書玉卻只是無情無緒，不來應酬。厚卿過好了煙癮，又坐了一會，早有金詠南的催請票到來，便同著幼憚一同赴席。

到了花琴舫家，見客人已經到齊，金詠南連忙催擺檯面。厚卿舉眼看時，卻只有一半認得，幼憚更只認得陳少東一人，不免一一寒溫，請教名姓。金詠南便問：「厚卿、幼憚，你們叫什麼人？」厚卿道：「我坐定是張書玉了，幼憚可是仍叫陸蘭芬？」幼憚滿肚子沒得好氣，連忙朝他搖頭。厚卿向他使個眼色，幼憚不解其故，便不開口，也叫了陸蘭芬。隨著金詠南去發局票，厚卿乘空附著幼憚耳朵說道：「你在上海又沒有做第二個信人，況且蘭芬與你又沒翻面，場面上還是好好的，何苦再去叫個陌陌生的人呢？」幼憚正待回答，那邊主人已在邀客人席，便打斷了話頭。

坐定之後，客人的局已經到齊，只有張書玉、陸蘭芬兩人還不見來，叫人去催催，說是要轉過來。幼憚也還罷了，厚卿卻滿心不自在起來。直等客人的局已經去了一半，方見陸蘭芬進來，淡淡的招呼一聲，便默然坐下，一言不發。幼憚也低著頭不開口。大家看著詫異，曉得一定有些緣故，卻見二人面色不好，倒不便去問他。

接著張書玉也來了，厚卿問他那裡的轉局，直到檯面要散快才來？書玉冷笑道：「倪格生意就是勿好末，也總有幾戶客人，勿見得就做仔耐劉大少一干子，問得阿要稀奇！」厚卿突然被張書玉頂了這幾句，氣得他面皮紫漲，竟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金詠南見此光景，雖明知是書玉的不好，卻怕劉厚卿性子暴躁，張書玉的脾氣又不是肯省事的人，生恐鬧出事來，連忙分解道：「厚翁不要動氣。書玉向來也不是這個樣兒，想是今天唱多了些，未免有點不自在。你是有過相好的客人，總得要比別人體諒他些才好。」厚卿因主人極力勸說，不便發作，只得忍住。張書玉也知自己說話孟浪了些，只因看著劉厚卿是個刮皮客人，不甚放在心上，此刻見厚卿不語，自然不再開口，卻止略坐一會，同著陸蘭芬起身而去。厚卿、幼憚恨在心頭，只得謝了主人，要到兆貴里去。金詠南知他二人另有應酬，便不留他。

到得張月紅家，祝華封因客齊欠等，先已入席，見厚卿同幼憚來了，深致不安，便請一同坐下。隨問厚卿、幼憚可是仍叫陸蘭芬同張書玉。厚卿賭氣換叫了一個公陽里的林佩珠，又替幼憚代叫了一個西鼎豐花寶玉。局票去不多時，兩人先後來了。

席中大家歡呼暢飲，只有幼憚心中納悶，沒甚精神，並連叫來的局也不去理會。

卻聽得對過房間也有客人在內請客，甚是熱鬧，但並不搭拳，也不聽見信人唱曲，只在那裡高談闊論。有一個人的聲音甚是熟落，只聽得他抗聲說道：「你道現在上海的新黨，日本的留學生，一個個都是有志之士麼？這是認得大錯了。他們那班人，開口奴隸，閉口革命，實在他的本意是求為奴隸而不可得，又沒有那賁緣鑽刺的本錢，所以就把這一班奴隸當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，今

日罵，明日罵，指望要罵得他回心轉意，去招致他們一班新黨入幕當差，慢慢的得起來，借此好脫去這一層窮骨。那知朝中這班大老，耳朵是聾的，眼睛是瞎的，心地是麵糊蒙著的，面孔是牛皮做成的，就是拍著他的臉痛罵他一場，他也只是不見不聞，我行我素。

所謂『笑罵由他笑罵，奴隸我自為之』，憑你怎樣的大聲疾呼，那裡叫他得醒？也有萬一碰著運氣，逢時得濟，遇著了賢明的督撫大臣，聘請他做個顧問官，居然的當差入幕起來。無誇這班新黨中人，卻又是一得到了優差優館，便把從前革命自由的宗旨、強種流血的心腸，一齊丟入東洋大海，一個個仍舊改成奴隸性質，天天去奴顏婢膝起來。你道可笑不可笑？他們現在的宗旨，是開口閉口總說滿人不好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固然不錯。要曉得，滿洲人雖是蒙古人關，究竟還是我們亞洲的同種。所以欲分滿漢，先分中西。這班人就該幫扶同種，攆斥外人，方不背同類相扶的主義。不料他們非但不能如此，反去倚仗著外國人的勢力，拼命的欺負同種的中國人。總之，這班人本是寒士出身，窮得淌尿，卻又不中舉人，不中進士，無計可施，以致變成了這等一個氣質。說起來也甚可憐，那裡有什麼愛國的熱誠，合群的團體？縱使有幾個英雄傑士，傷心大局，蒿目時艱，要想力挽狂瀾，主持全局，卻又是手無寸柄，說也枉然。」說到這裡，便長歎了一聲。又有一人擊節歎賞道：「你這話實在說得痛切！新黨中間未嘗沒有通人志士，卻被這班無恥小人借著新黨的名目，到處招搖撞騙，無所不為，弄得壞的帶累了好的，施展不來，真是可恨！」

聽得方幼惲暗暗不住的點頭。

原來方幼惲雖是個貢子弟出身，從小分聰穎，只是自恃天分，就不肯在書史上用心，只弄些雪月風花的學問。平時也看過幾部新書，曉得些中外的大勢，向來以新黨自居。今天聽見這一席議論，卻是聞所未聞，不覺爽然自失。

又聽見那人高吟道：

華夷相混合，宇宙一羶腥。

接著說道：「這是《花月痕》中韋癡珠的牢騷氣派，我年紀雖不逮癡珠，然而天壤茫茫，置身荊棘，其遇合也就相等的了。」又聽一人說道：「你是喝了幾杯酒，故態復作，何物狂奴，悲歌擊節。」卻不聽見那人回答，幼惲便靜靜的聽他。停了一會，又聽見高吟道：

回首當年萬事休，元龍豪氣盡銷磨。

關山躍馬秋橫塞，風雨聞雞夜渡河。

前路蒼茫愁日暮，唾壺擊缺任悲歌。

何須更憶繁華夢，搔首沉吟喚奈何。

念到末句，那聲音就低了好些，只聽一人大叫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沉鬱蒼涼，讀之令人有身世悲涼之感，我當浮一大白，請窺全豹。便聽得又吟道：

一夜西風動客愁，只餘身世寄扁舟。

千秋事業憐青史，一代功名負黑頭。

蜀國相如今貫酒，天涯王粲莫登樓。

匆匆歸去真堪笑，惆悵題詩記玉鉤。

夢醒揚州一惘然，可憐往事竟成煙。

桓溫種柳只流涕，殷浩書空欲問天。

剩有閒情隨逝水，拼將綺思逐華年。

輸他絕塞從軍客，萬里秋風早著鞭。

飄泊誰憐屋上烏，江湖落拓竟何如。

荒唐槐國三年夢，慷慨蘇秦□上書。

縱有文章驚四海，更無涕淚哭窮途。

請纓投筆男兒事，夜半牀頭嘯鹿盧。

幼惲聽了，贊賞非常，此時再忍不住，便問娘姨：「對過房間是何人請客？」

娘姨道：「聽見說是一格姓章常熟客人。」幼惲便想私去窺探窺探他，到底是個何等樣人，居然這樣的見識高超，才華卓犖，因立起來向外便走。走到對房門口，隱在門簾外邊，向房裡看去，早吃了一驚。原來那向外坐著的主人，就是方才在張園相遇不知姓名的人，心中想道：果然外貌挺秀，內才也自不差。忽聽得旁座一人贊道：「秋翁佳作，氣韻沉雄，真與杜甫律詩頡頏千古。」正是：齋

傷心身世，悲聞宋玉之辭；極目河山，不斷新亭之相。

要知究竟何人，下回交代。